

九月的四分之一

*quarter
september*

大崎善生

【 Osaki Yoshio 】

译者◎雪林

关于偶遇与离别、失去与重生
100%青春恋爱小说

体中で君の存在を感じている、たとえ今は遠く離れていても。

九月的四分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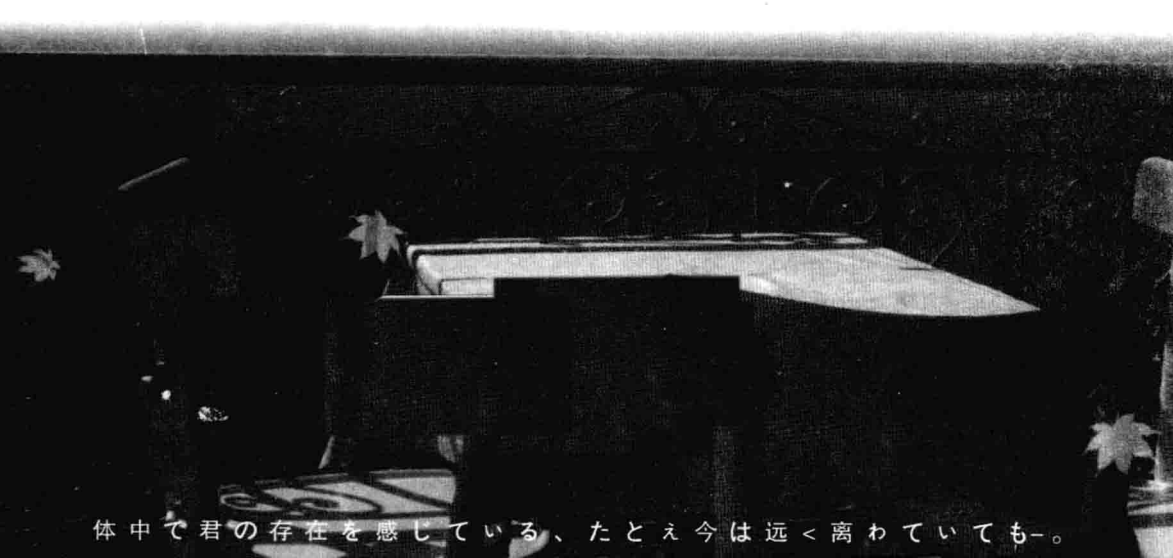
*quarter
september*

大崎善生

【 Osaki Yoshio 】

译者 雪林

关于偶遇与离别、失去与重生
100%青春恋爱小说



体中で君の存在を感じている、たとえ今は遠く離れていても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月的四分之一/大崎善生著 - 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2007.9

ISBN 978 - 7 - 5378 - 2987 - 8

I. 九… II 大. 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3324 号

九月的四分之一

大崎善生 著

*

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www.bywy.com

武汉市中天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10×1000 1/16 印张:13 字数:340 千字

2007 年10月第 1 版 2007 年10月武汉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3000 册

*

ISBN 978 - 7 - 5378 - 2987 - 8

定价:20.00 元

给无求回报的艾利希欧

1

这是我第三次搭乘这列电车。

第三节车厢的小小红色电车，从雕塑美术馆车站出发后，以中级程度的慢跑者的速度缓缓下坡而行。有时车厢与车厢之间互相摩擦碰撞，发出呜咽般的声响。尽管如此，电车还是平稳地往坡下驶去。

电车里气氛非常平和，有带着孩子的一家人，还有几对老夫妇，他们悠闲地望着窗外广大的绿色森林。这些游毕返家的人们，表情都非常开朗、非常轻松。

电车顺利滑下山坡，穿过铁桥，不久之后，在山腰停了下来。

电车准备掉头。

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车掌走下电车，以缓慢的脚步，走上木制的月台，原本坐在最前列车厢的驾驶员，也下了电车，走向最后一节车厢。接下来，电车要以相反的方向前进。

我看着他们呆呆地想，如果两人都是驾驶员，就不用这样换来换去了，也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。

我第一次搭上这班电车，应该是在七年前吧。当时的社会因空前的泡沫经济喧腾不已，许多经济评论家或政治家们，口沫横飞地讨论如何降低土地及大楼的价格。过剩的日圆将国内的土地搜购殆尽，接着继续搜购国外的不动产。大家都认为照这样下去，世界上所有的土地和大楼，都将变成日本所有。那是一个现在的人们完全无法想像的时代。

那时，我和武井亮一起搭上这班电车，望着与现在没什么两样的风景。虽然经济景气与社会情势已有巨大的变化，但这班登山电车和眼前的风景，却没有任何改变。电车依旧重复着掉头的工作，车掌和驾驶员的换手过程就

像回教仪式般肃穆。

总之，七年前我第一次搭上这班电车。当时武井的女朋友，也就是我少数朋友——中山赖子确定了工作，我们一起去她工作的地方找她。

武井和我都出身于札幌，是高中同班同学，我们一起重考大学，一起在札幌的补习班补习，隔年还考上了东京的同一所大学。不熟悉东京的我们，讨论之后决定在离沼袋三分钟路程的地方，各自租一间公寓。我们的父母讨论了一下，决定把每月寄钱的日子，分别订在月初和月中。如此一来，即使到了月底，状况再怎么糟糕，我们都还有钱可以吃饭，避免同时寄钱给我们，以免两人拿到钱只顾着玩，不懂得节省，与其说是父母的警觉心，倒不如说他们是用心良苦。

武井很喜欢爵士乐和漫画，我则醉心于英式摇滚和科幻小说。我们两个几乎每天都跑到对方的公寓过夜，听对方的唱片，阅读彼此的书籍。因为这样，我开始接触以前从没听过的爵士乐，从摇摆爵士入门，逐渐熟悉爵士乐，也几乎看完手塚治虫所有的漫画。

我们还学会了抽烟和喝酒，两人尽情地谈论世界上的一切。虽然我们不是一对恋人，但为了方便进出彼此的房间，我们都有对方房间的钥匙。

在大一暑假结束之际，武井在大学里找到一个有点特别的社团，是西洋棋研究社。虽然是西洋棋研究社，但这个社团并不只是学习西洋棋，而是以西洋棋这种游戏为基础，研究欧美文化。武井很有兴趣，就加入了社团。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所以没有成为正式社员，但也经常出入社团教室。

西洋棋社的中心人物中山赖子，是大我们一年的学姊。她和我们不一样，她没有重考，直接考上大学，所以年纪和我们一样大。

“我是值得信赖的赖子。”

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她在四个半榻榻米大的社团教室里这样自我介绍。

西洋棋研究社有点冷门，常有些大四或大五的学生趁空堂时跑到这里睡觉，感觉这个社团不是为了社团活动，而是为了确保睡午觉的地方才存在的。赖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非常努力招揽新社员。她在学校四处张贴手绘海报，有时候还一个人拿着扩音器到处宣传。因为有她的努力，虽然社员没有急速增加，但每周大概都会有一个新人加入西洋棋社。而赖子的成果之一，就是武井的加入，以及跟着武井一起到西洋棋社的我。

我们三个约好在大学附近的咖啡馆见面，讨论如何分配阅读、翻译西洋棋的相关文献和小说。我们初步决定，一星期读一本书，一个月翻出一本书

的概略。赖子不晓得从哪里找到那些文献，她俐落地分配好每个人的部分。她总是穿着朴素的深蓝色套装，那种打扮很适合她。套装里是干净的白色衬衫，有时能从她衬衫的缝隙间，窥见里头的胸罩，这总是让我心跳不已。擦得干干净净的眼镜后很有智慧的双眼，总是绽着坚定的光芒。

武井努力发表与西洋棋相关的论文，其中一篇还被登在校刊上，造成轰动的话题。报纸专栏还报导了这件事，武井在学校变得小有名气。因此，想加入西洋棋社的人也明显增多。这个小型社团里面，有一位具才华的女社长，以及用理论支持女社长的优秀人才，大家是这样看待赖子和武井，也很崇拜他们。

至于我，对西洋棋或西洋文化的认识，远不如我对西洋棋这种游戏的热衷。我看的大多是原文的棋谱，也不断研究卡斯帕洛夫和卡尔波夫的棋谱。我想尽办法寻找西洋棋的棋谱，甚至认识了法国和英国的西洋棋迷，借着书信往返，得到了一些棋谱。我深深陷入西洋棋的世界中。

“喂，山本。”我们常去的大学附近那家咖啡馆，赖子坐在靠窗的位子，用责备的口吻跟我说话。那是我参加西洋棋社活动的一年后，赖子和武井并肩坐在我面前。

“我们社团的宗旨是透过西洋棋认识西欧文化，不是研究西洋棋本身，你却顾着研究西洋棋的棋谱，完全没有看我们预定的文献。”这天的赖子和平常不太一样，口气有点严肃。

“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对文化没什么兴趣。与其钻研与西洋棋相关的事物，我倒觉得西洋棋本身才是一种最高级的文化，跟西洋棋相关的事，终究只是附属的东西而已，我比较偏向原理主义。”

“算了，山本从以前就是这样，一迷上什么东西，就顾不得其他事了。他不是能均衡地生活的人。”武井有点不耐烦地抽着烟说道。

我非常在意武井所说的“均衡地生活”这句话，但我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我的注意力都放在赖子和武井之间的亲密动作上，他们的关系虽然还没有很明显，但我感觉到他们之间那种超越友情的关系已经开始萌芽。

“你们在交往吗？”我直接问他们。

“嗯。”武井直截了当回答了我的问题，而赖子则红着脸僵在那里。

“这就是你所谓的均衡生活吗？”像要吐出什么似的，说了这句话。

2

对当时年轻的我们而言,那像一道小小的伤痕。在细致有弹性的肌肤上,小小的伤痕一下子就会消失无踪,而我说过的话,也会没人在彼此肉体中的某个地方,消失不见。

从某种意义来看,武井跟赖子非常登对。他们十分聪明又健康,很有领导能力。所有加入西洋棋社的新人们,都非常崇拜他们。他们可以不断地丢出崭新又有意义的课题,社员们就会努力跟着研究。

像是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圣女德兰。圣女德兰年轻的时候,在修道院里学会了西洋棋,她仿佛着了西洋棋的魔,沉浸在西洋棋的世界里。但是对后来成为圣人的她而言,这种以砍杀对方国王决胜负的西洋棋游戏,跟基督教所倡导的和平与爱,应该有所矛盾吧。

武井和赖子互相竞争,他们就像采集昆虫一样,努力搜集学业成绩的“优秀”,以全年级中顶尖的成绩升级。他们知道自己现在的努力,关系到未来进入社会之后的发展。为了顺利站在起跑点上,他们不断鞭策自己,往更高的位置提升。

而我却是留级又留级。

我完全陷在西洋棋的世界,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学业。我窝在公寓里,没日没夜地研究西洋棋。越钻研越觉得西洋棋这种游戏很有意思、也很神秘。虽然我也很明白,不管我多会玩西洋棋,对我而言,恐怕不会有什么益处。而且不管我再怎么努力,也不可能成为职业西洋棋士,更何况日本没有职业西洋棋士的制度。不过,西洋棋这种无益、无用的特性,却越来越吸引我。我恣意挥霍宝贵的年轻时光,全部耗费在对将来毫无帮助的事物上,从中得到快感。甚至是偶尔从胃里冒出来的焦躁感,都会让我觉得舒畅。

如果说读国中或高中是为了升学,那么我在大学这种地方也会有寻求的目的。大学不是通往社会的过程,我应该在大学里寻找一些东西,深究一些东西。只是刚好我所寻找、深究的西洋棋,是一种对学生完全无益的事物。

或许,我是借由这种方式来抗拒武井及赖子的生活方式。他们朝着通往社会的道路,朝着不可知的目标前进,而我却与他们背道而驰,也许在我的心里,曾经很盼望我能远离社会,甚至脱离社会吧。

在某种意义上,西洋棋是一种没有结论的游戏。在没有正确答案的局面

中,思考最适当的一步棋,那种苦恼就好像窥视一座深不见底的湖一样。卡斯帕洛夫和卡尔波夫这种持续在比赛中胜出的天才,也不断向西洋棋挑战,面对每一个棋局,思考出最好的一步棋。知道他们也是这样,让我觉得很兴奋,也更加热中。我觉得不断思考一个没有答案的东西,就跟研究哲学一样。我想更深入了解“思考”这种方法本身,而西洋棋这种没有结论的游戏,就是很理想的题材。我可以将思绪集中在某一个局面上,沿着时间的系统思考演算。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,设定理想的局面,再反推回来。有时候我会同时归纳和演绎,但有时候这样依时间排列或推敲的结果只是一片混沌,就像在没有座标轴的宇宙空间一样,在无立足点的状况下,凭着直觉考察局面。

这是一种复杂又永无止境的动作。这一切的一切,就是“思考”。

在上大学第三年的某一个春日,武井带我去赖子的老家玩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武井找我的这个动作,已经变成我和社会的联系,而这种联系的结果,就是我们和赖子一起去喝酒。那天,武井对着窝在公寓的我,抛下了一条细细的绳索。

赖子的双亲非常欣赏武井,对于赖子父亲所提出的问题,武井总是能俐落地做出回应,赖子也用高兴的眼光看着武井。

赖子的父亲是日本知名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。他的住家、饮用的酒、车库里的车、庭院里的花及水池,都能显示出他的身份地位。

“像武井这样拥有明确目标和意志,勇往前进的青年,社会应该要肯定他。”赖子的父亲说了话。

“我会努力”武井回答。

“请好好指导赖子。赖子,你要好好跟着武井喔!”

我坐在一旁从头到尾没说话,感觉有点无聊,突然开玩笑地说了一句“就算弄错,也别跟我喔!”

“没错。”赖子的父亲连瞧也不瞧我一眼。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,大家都笑了,我也不自觉地跟着大家一起大笑。

“听说你很迷西洋棋啊?”赖子的父亲还是没有看着我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真是没有意义。”

说完赖子的父亲又愉快地笑出声。

3

赖子取得了博物馆研究员的资格,得到箱根美术馆的工作机会。武井则继续发表论文,以近乎全优的成绩升上四年级,我却是第二次念二年级,几乎没有希望毕业。

武井和赖子已经交往了两年,他们感情很好,互相尊敬、互相砥砺。大家都认为他们是理想的一对情侣,我也觉得他们很登对。然而,看到他们两个,就好像看到比数十二比零的职棒比赛一样,让我觉得无聊透顶。

在赖子即将毕业的二月,一个寒冷的日子,我房里难得作响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,时钟的时针指着晚上十一点。

“要不要跟我去喝一杯?”是赖子。

我仔细想想,才发现自己认识赖子两年半了,却从未和赖子独处过。每次和赖子见面,武井就像守护皇后的士兵一样,跟在赖子身边。

赖子指定的地方,是阿佐谷车站附近一家时髦的小酒吧。我和赖子并肩坐在店里宽敞干净的吧台座位,木制的吧台擦拭得雪亮,映着蜡烛微弱的光芒,披头四早期的情歌,以不妨碍客人说话的音量,轻轻地回荡在店内,“She loves you”“And I love her”“All my loving”“Michelle”……。

我点了生啤酒,赖子则点了双份的对水威士忌。除了我们之外,店里的包厢座位,还有两对情侣静静地喝着酒。

不久,响起了“If I Fell”的音乐。约翰蓝依纯净又带着一鼻音的歌声,听起来好像有点走音,歌声有点不稳定,因为不稳定,听起来就变成一种美妙的和声。约翰搭着小调合弦,半阶半阶地下降的轻柔曲调,轻轻唱着爱情的无奈。

“‘Fall in love’真是一句美妙的话。”

赖子边听音乐边说。

“就像字面上说的,坠入爱情之中,所以歌名是‘If I Fell’。”

“国中的时候,班上很流行翻译披头四的歌词,当时我把这首歌翻成‘如果我跌倒了’,被大家唾弃。”

“哈哈,你真笨,这样女生不会喜欢你喔。”

“是呀,我完全不受女孩子欢迎。”

“那山本第一次跌倒是什么时候?”

“国三的时候吧。”

“顺利吗？”

“一点也不顺利。”

我一说完，赖子像松了一口气似的，露出了微笑。

“上次真的很抱歉，我那笨老爸讲话太过分了。”

“没关系啦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因为你们谈的是跟我完全无关的事。”

“我也跟你无关吗？”赖子有点俏皮地嘟起嘴唇。

“这个嘛……”

“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想一想嘛，这对我非常重要。”

既然赖子这么说，我就努力想了一下，可是这并不是当场就能想出答案的简单问题。

披头四的情歌像无止尽般地回荡着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坐在包厢座位的情侣们已经搂在一起。

“顺利毕业，也找到工作，而且我每次见到武井，他就会向我求婚。”

赖子自言自语似地说着，她难得地喝醉了，看起来十分疲惫。

“真的很可怕。”

“可怕？”

“是啊！好像凡事都照着铺设好的轨道走，其实根本没人知道前面有什么。明明看不到前方，轨道却不断地往前延伸。”

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看到赖子眼里的不安，感觉有点不可思议，我从来没见过赖子露出的那种神情。

“山本不觉得不安吗？你每天研究西洋棋，连一个学分都没修到吧。”

“当然会不安啦！不过对我来说，西洋棋不是一种游戏，而是一种提示我去思考事物的方式。西洋棋的模式有惊人的进步，而且已经分化、系统化。我最近觉得，西洋棋具体地显示出人类思考事物的机制。光是明白这一点，我就不后悔把时间花在西洋棋上。”

“把‘思考’这件事具体化吗？”

“对。我现在只能这么说，没办法说得很清楚。对我而言这样就够了，我

想在大学时代全心投入某个非生产性的事物，现在我也只能这么做。所以，其实我很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认识西洋棋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以为你应该看不起我和武井，不只是我们，山本似乎也瞧不起那些拚命过日子的人，我有时候会这么觉得，我想武井一定也是，就觉得你好像有点瞧不起我们。”

赖子确实是醉了，而且很累。否则赖子不会这样跟我说话。

偏偏就在此时，一首恶梦般的曲子响起，打断了赖子的话。

“The Fool On The Hill”

赖子又点了一杯双份的对水威士忌，我也要了一杯生啤酒，我们静静听着音乐。

一天又一天，单独站在山丘上的傻瓜，歌词里说的好像就是我，或许听在赖子耳里，她也觉得那是在说她。

“喂，山本。”

赖子藏在眼镜后的眼睛直视着我，清清楚楚说了一句。

“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做爱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出了这家店，大概走三分钟就有一家商务旅馆，要不要去那里做爱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没有什么理由，我就是想做啊。不做的话，感觉自己似乎会变得越来越糟，也许只有跟你做爱，才能够阻止这种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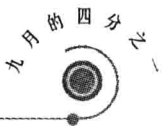
对我而言，这当然不是一个坏提议。在武井和赖子交往之前，我的确对赖子有过好感，或更甚于好感。所以，如果三分钟之后就能跟赖子做爱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坏提议。更何况贴在我身上的赖子，这么具有吸引力。

吧台下赖子的手开始摸上我的大腿，她的手就像蛇一样，小心地往上移，最后狡猾地碰触上我的男性部位。

“我是认真的！”赖子用生气的眼神看着我。

我的男性部位渐渐变得像铁块般刚硬，变得炙热。赖子继续轻柔地触碰，不断地挑逗着。

赖子的眼里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芒，我知道那是性兴奋。我接触到以前完全不知道的赖子另一面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

“山本，和我做爱吧，我还可以用嘴服务你喔。”赖子一边轻柔地抚摸着我的男性部位，一边在我耳边吐出火热的气息。

我点了一杯对水威士忌。我的脑袋里就像差那么一步棋的西洋棋最后一局似的混乱，毫无用处的棋子，僵立在棋盘的一角，在这种状况下，完全不可能获胜，最多只能想办法找出对方的细小疏忽，将局面拉成平手。

仿佛是嘲笑我的犹豫，披头四的情歌一直持续播放着。就像赖子所说，没有人知道轨道前方到底有什么。赖子说的那句话，不停地回荡在我酒醉的脑海中。

4

我不太记得第一次拜访箱根美术馆那天的事。说得更正确一点，有些事情我记得格外清楚，但是有些部分却完全从记忆中消失了。例如我记得造访美术馆那天，正是初春时节，山里绿意盎然。从树梢洒落的阳光，照在登山电车的车厢地板上，透出单纯而美丽的几何图形。大约是在阿佐谷喝酒的那个晚上之后，过了两个月的某一天。

那天早上，武井到了我的公寓，突然要我陪他一起去箱根。因为前一天喝醉酒，我严重宿醉，含糊地拒绝了他的要求，但武井却不放过我，一定要我答应他。我还是很不情愿，武井难得地一直拜托我。

武井和赖子两个人并肩走在美术馆的庭园中，欣赏几乎填满整个庭院的雕塑。我坐在角落的咖啡屋里，喝着咖啡，忍耐着宿醉的头痛。

我从中学开始就是美术白痴，连抽象的雕塑存在理由都难以理解，也不想理解。我抽着烟，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风景。我不懂，为什么要在整理得干干净净的美丽草坪上，放一个好像提着购物篮、涂着鲜艳色彩的巨大女性雕像；为什么要让一个仿人型的铁块，继续攀附在大地上。有草地和树木，庭园就够漂亮了，日本的公园有草地和树木，就会受到大家欢迎，为什么美术馆还要用惊人的高价买下那种东西，摆在草地上面。想到这样的事，我的头就越发疼痛。

“你好”和“再见”。

那天我大概只和赖子讲了这两句话。

在回程的浪漫特快电车中，武井比平常多话。他手里拿着罐装啤酒，兴奋地述说美术馆的研究员是一种对社会很有贡献的工作，以及研究员的工作

有多么辛苦，一直说个不停。赖子工作的美术馆全年无休，因此她的休假日也没有固定。更换展示品是非常辛苦的工作，那种工作基本上都是在美术馆闭馆后的半夜进行。壶、瓷盘之类容易损坏的物品，都要非常小心，尤其是一级美术品，通常只有研究员才能接触。有一些作家从国外寄设计图及零件过来，按照设计图组合零件，也是研究员重要的工作之一，那是很辛苦的劳力工作。

武井不断地说着这些事，我没有理他，只是凝视着窗外，轻轻地啜着咖啡。

“我今天正式向赖子求婚了。”

“嗯”我依旧看着窗外。

“而且，她终于答应了。”

“终于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原本就有结婚的念头，也是以结婚为前提在交往，可是每次具体谈到结婚的事，她总是犹豫再三。她一直拿不定主意，不过，今天她终于爽快地答应了。”

“你一开始就打算在今天求婚吗？”

“对呀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找我来？”

“是赖子要我找你来的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告诉赖子，今天想要正式向她求婚，她说她知道了，又说既然要来箱根，就把你一起带来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可能她觉得你老是窝在公寓里，应该要趁机出来晒晒太阳。”

“嗯”我心里怀疑了一下。我实在无法了解这一切。为什么赖子接受武井求婚时，需要有我在旁边呢？

我想起在阿佐谷酒吧里，蜡烛微弱的光线中，出现在赖子眼睛里的那一抹不安。赖子对我有什么期待呢？是不是希望我阻止她接受武井求婚、阻止命运的安排呢？还是要我暂时和她一起面对那朝着未知方向前进的人生轨道，一起感受她的不安呢？不过，我只是待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，一边忍着头痛，一边啜着我的咖啡。我喝着咖啡，祈祷那些无意义的雕像不要被风吹倒，我的存在应该比那些巨大而意义不明的雕像更没有意义。



第二年的春天,武井以接近全优的成绩毕业。武井从几家决定聘用他的公司中,选了一家广告公司就职,也就是赖子父亲担任高级主管的公司。武井当时得到强大的助力,成了社会新鲜人。

至于我,事实上是过着跟一年级毫无两样的五年级生活。我已经不再去没有赖子和武井的西洋棋社,也没去学校,每天窝在房里,摆出世界一流西洋棋士们的棋谱,思考每一步棋的意义,对我来讲,这样就够了。

思考没有正确答案的事,的确很像哲学,跟哲学一样没有定论,让人觉得不安。但是,投入这种非建设性的行为,除了焦躁之外,还有一种忘我的感觉,不知不觉变得越来越无法自拔。我勉强自己接受这种状况,因为这是思考行为的具体化,我告诉自己,总有一天一切会产生联系,一定能派上用场。

武井工作两个月之后,就和赖子结婚了。当时正值波斯湾战争爆发,美军宣称自己的巡曳飞弹命中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,不断对伊拉克发射飞弹,却常常没有命中目标。

结婚之后,赖子住在小田原的公寓,继续在箱根美术馆当研究员。武井则在赖子娘家附近租了一间新盖的漂亮公寓,以这种分居的形式,展开他们的新生活。因为他们都有梦想,都有自己想做的事。武井说,要同时实现他们的梦想,分居是最理想的方法,我也很赞成他的想法。

有时候武井喝醉酒回家,会打电话给我。

赖子每天早六点起床,离开公寓,从小田原车站搭登山电车到美术馆。冬天的时候,如果小田原早上下雨,美术馆大概就会下雪。武井打电话给我的时候,总会说“她真的很厉害!我很感谢给我良性刺激的赖子,也非常爱她。这种爱是真的。我要努力往上爬,成为一个不输给她的伟大男人。”他把想说的话说完,就会突然地挂掉电话。

在那之后,我不知道武井所说的真爱,有了什么进展。就像武井在社会中拚命往上爬一样,我也很努力工作养活自己,为了养活自己,我得努力攀附着现实的社会。

到了大学第六年,家里不再寄钱给我,我只好到一家小出版社打工,从事校稿的工作。透过那家出版社的介绍,我进入刚创刊的FM杂志编辑部。FM杂志比预期的畅销,或许是畅销的关系,一年半之后,我成为那家出版社的正式员工,开始担任编辑。

于是我也找到了工作,武井则是走菁英路线的广告人,赖子既是武井的妻子,也是箱根美术馆的馆员,就这样过了几年。

5

我第二次搭乘登山电车，是在二十九岁那年秋天。

忙完编辑工作的深夜，我回到公寓，赖子打了电话来。那是自阿佐谷那一夜之后，她第二次打电话给我。她讲得简单扼要，要我找个时间到美术馆，她想让我看一个雕塑。

我问她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理由，只是希望你能来看一下。”

“可是我一点都不懂雕塑。”

“不，你一定懂。”

“懂什么？”

“一定会有感觉。”

“那很重要吗？”

“总之我希望你来看一下。”

我一个人从新宿搭上浪漫特快电车前往小田原。那是一个刚完成校对工作的晴朗秋日，是赖子打电话来的两个星期后。抵达小田原，我走进车站前的一家咖啡馆，从那里打电话去美术馆。赖子的休假日不固定，所以她叫我出发前先打通电话给她。照理我应该先在公寓打电话给她再出门，可是天气那么舒服，就算是白跑一趟，能到小田原走一走也不错。

结果，赖子人在美术馆，她要我先在小田原打发一下时间，晚上再过去。她的理由是晚上美术馆会打灯，雕塑看起来别有风情，而且在美术馆晚上九点闭馆之前，她都抽不出空。

于是，我在小田原看了两部不感兴趣的香港电影，再搭下午四点三十五分的箱根登山铁路电车。这种电车通常都坐满了喧哗的观光客，但是到了这个时间，已经几乎没有观光客，车厢里安安静静。尽管如此，电车还是奋力地爬上陡峭的山坡，经过三次的掉头之后，电车抵达美术馆车站，太阳已经西下。

距美术馆关门还有一段时间，信步走在庭园里，看着在夜间照明中显得十分虚幻的雕塑品。正如赖子所说，这些雕塑晚上看比白天看美，但我还是很难理解。

不管我多努力凝聚身体里的想像力，还是觉得那些不规则地朝空中延伸

的铁棒堆,就只是铁棒堆而已,趴在草地上的男子,看起来也就只是一个趴在草地上的男子,没什么特别感觉。还有那个五公尺高、色彩鲜艳,拿着购物篮站在草地上的中年女性雕像,仍然以不高兴的眼神,睥睨着我们的世界。我想找赖子要我看的雕像,但我不知道她到底要我看哪一座。

我努力撑过两个小时,为了找出莫名其妙事物的意义,我累坏了。结果,我又像第一次造访这里时一样,躲到咖啡屋里,开始喝咖啡。

我呆呆望着窗外灯光映照下的雕像,背后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。

“你果然在这里。”

一回头就看到赖子的微笑。

“我可是欣赏雕塑欣赏了两个多小时,发挥了想像力的极限,觉得很累,才到这里抽根烟,我可不是一开始就坐在这里喔!”我像跷课去咖啡店喝咖啡被导师发现的高中生一样,努力辩白。

“是吗?那的确会很累。”赖子安慰我,在我面前坐下。

窗外的雕像群立在箱根山里的黑暗中。看着那些雕塑,我突然想起,它们不是要让人们找出意义才会在那里,或许只是为立在那里而立在那里吧。雕塑的意义就是存在那个空间,我只要感受到它的存在,就完成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在想事情?”

“嗯,随便想想。”

“我打扰到你了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这么想那些立在黑暗中的雕塑,它们似乎变得不是那么不可理解。每一座雕塑都是如此孤立而独善其身,又是如此自由。它们似乎时而忧郁,时而像英雄般狂热。

浮在灯光里的雕像,仿佛在黑暗中夸示它的孤独与哀愁。

“你喜欢吗?”

“还不错。”

“是这样的,”赖子像国中女生一样,托着下巴看着我。

“从第一天见到武井,就对他很有好感,有一天,那种好感就明确转变成了爱情。”

“Fall in love?”

“对，坠入爱河。就是读到他在学生报纸上发表的论文的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身体里有一股电流通过，‘深入思考西洋棋这种没有结论的东西，跟哲学很像’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嗯，我记得。”

“虽然我们分居两地，但我和他生活了五年之后，我渐渐明白，他不会有那种想法，我想他一定也不记得自己写过那种话。于是我想了一下，想到他身边有个一直在思考这种事的你，因此，若是这个推论正确，我爱上的对象，应该是你才对。”

“嗯～”

“不是吗？”

“不过，就算那是我的想法，也没什么关系吧？因为即使你知道真相，也不可能会上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赖子的眼里似乎有一道愤怒的光芒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懦弱地模糊焦点，点了一根烟，突然很想喝啤酒。

后来，我和赖子走进美术馆的庭园。箱根夜晚的空气，比想像中还冷，像冰一般逼人。打着灯光的雕像，一尊尊耸立在没有人影的暗夜里，那是我从没体会过的奇异空间，感觉像在恶梦里彷徨行走。

“你很热中的西洋棋，在旁人眼中，也许是莫名其妙的东西。”

赖子吐出的气息，变成了白色的烟雾。

“把这个想成西洋棋就好了嘛，如果西洋棋对你而言是把思考具体化的动作，那么这里的雕塑，就是存在本身的意义、存在的具像化。所以，乍看之下毫无意义的事物，就是借由存在来强调自己不是毫无意义。”

赖子将双手搭在背后，走在我的前方，我跟着她走在庭园的步道上。

“所以它必须让人觉得很没有意义吗？”

“也许是。不过，有意义或没有意义，只是人类的穿凿附会，雕塑真正的价值，就只在于存在本身吧。”

“来到这里之后，我想到一件事。就是要人类创造没有意义的事物，比创造有意义的事物困难得多。”

“就是啊。”赖子很同意我的说法，接着说：“你果然很有慧根，这种创造无意义事物的行为，很像哲学吧？”

“那我就知道了。”